



严龙 摄

开卷

1981年,陈云其以一首长诗《我属于海》一夜成名,“海豹”的绰号在军旅诗坛无人不知。上世纪90年代,陈云其转业回到宁波,转型成一个出色的晚会导演。今年,陈云其六十岁。退休之际,他为自己做了一场诗会“掩面眺望你”。上个月,他将自己近五年有关乡土和行走的诗作结集成册,取名《渐离》,由宁波出版社出版。

书市扫描

路遥年谱

作者:王刚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2月第1版



本书为路遥年谱纪事,著者详细记载了路遥一生的生活与创作轨迹,为读者把握与解读路遥作品提供了更加丰厚的写作背景,从而使读者对路遥的创作资源、精神气质以及文学贡献

能够有更加准确、深入的理解。

折扇：
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

作者:唐朝晖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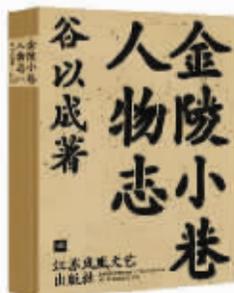
在湖南江永上江圩山村里,世代流传着一种口传心授的文字——女书字,女书不仅是女性苦难岁月中最温柔的慰藉,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婚丧嫁娶、宗教祭祀和男女老幼的日常生活。本书

以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老人视角,走进女书文化,触摸与女书相关的每一个物件,回忆女书种种与泪与爱相关的动情细节。

金陵小巷人物志

作者:谷以成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



本书是当今流行的幽默但又富有意蕴的语句汇编。语句凝练、精致,看似诙谐,但意蕴深厚,其中包括生活、校园、人生等各个方面。醒脑明智的新观念,新鲜幽默的流行语,带给读者语言新意的同时,也给以

一种哲理性的感悟。

诗人陈云其

□顾嘉懿

一 海洋诗人

陈云其最初以“海洋诗人”闻名,出版诗集《桅顶上的眼》。

1976年,陈云其进入海军舰艇部队服役,在风云变幻的福建海区度过六年水兵生涯。他的岗位是信号兵,学旗语、辨灯光,舰艇上他所处的位置永远是桅杆的最高处,视野最远也晃动最厉害。

旁人眼中,水兵是幸福的。他们穿呢子裤、大皮鞋,戴水兵帽,还有让人羡慕的每天1元2角7分的伙食费。陈云其说,他人只知《军港之夜》的浪漫,却不知其艰苦。伙食费再多也没有用,别说船上没什么东西吃,浪大晕船时,胃里翻江倒海,直把胃酸胃血也呕得干净,不堪回想。

大海残酷,炮火无情,军旅生涯看多生离死别。陈云其有个战友名叫龚中民,和他同一天入伍。一次武装泅渡训练中,这位年轻人永远地消失了。“他是当年新兵班唯一一个带着小提琴入伍的,学的也是信号专业,我做了他6个月的班长。那些从他指尖滑落的音符,都该长成岛礁了吧!”还有一次军事演习,陈云其睁眼看着战友被炮火打得血肉模糊……

“但是,大海也很美”。夜晚站岗没风浪的时候,静静的大海像湖泊一样一波不兴,这时候,一轮圆月照着你,海静波宁,皓月当空。几多残酷与热烈、喜悦与悲伤,陈云其开始了写作。

写诗多数是在深夜。1980年底,在登陆艇不到两平方米的厨房,他就着昏暗的舷灯,用案板当书桌,写下《我属于海》,稿笺是竖线条信号兵练习用纸。“朋友/我是个水兵/我属于弯弯曲曲的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/我属于星罗棋布的无数个翡翠的岛屿/我属于浅蓝的、墨黑的、恬静的、深沉的、变幻的、奔腾的——大海……”

这首发表于1981年3月的《解放军报》的诗,轰动中国军旅诗坛。“那是一个一首诗、一篇小说可以让你一夜成名的80年代”。随后,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的组诗《在蔚蓝色疆域》更为他带来巨大的荣誉,陈云其被称为“蓝色诗人”,奠定了他在军旅诗坛的地位。他的水兵诗在水手间传抄,旧日手稿已收入当代作家档案馆。

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步涛评价:“云其的诗作始终跳动着一颗赤子心,海洋情缘贯穿着他的生命轨迹和创作履痕,他对海洋的歌唱情感真挚质朴,艺术风格超拔独

特,凸显着一种经久迷人的思想光芒和美学价值。”

二 永远的乡愁

1987年,陈云其被推荐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,师从已故著名作家、被称为“中国短篇小说之父”的王愿坚。那段时间,是陈云其创作的高峰期,他写诗歌,也写散文、小说、剧本,还用笔名在复刊不久的《中国电影周报》上连载武侠小说《海盜船》。“当时年轻气盛,老子天下第一。大家觉得我是鬼才,写什么像什么”。

然而没过几年,似乎空气中忽然一下子什么都变了。人们不再以作家为偶像,追捧起了企业家或老板。社会不再关注诗和文学,“那些过去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坍塌了”。高楼大厦拔地起,城市节奏陡然加快。KTV、酒吧之类的娱乐取代了原先诗歌世界的纯真和朴素。诗歌、文学、艺术,一切都在市场化的口号下走向商业化。突然,社会似乎不再需要深刻的东西,仿佛越肤浅越好。陈云其恍然惊觉,“过了,我们的时代过了”。

他不断自问:像我这样的人还需要不需要写诗?在很长一段时间,陈云其极少提笔,偏安一隅,过上了香车宝马的生活。他似乎在刻意叛逃过去的一切,进行一场任性的自我流放。喧哗之余,他毕竟放不下诗。“只有在进入诗歌状态的时候,才能找回一些过去的感觉”。他最终懂得,物质给人满足,而精神给人幸福,“诗歌,根植在我的血液里,它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”。

1995年,玩够了的他在《征婚启事》里留言:“现在我想往平俗的生活/向往有一个你和我数完剩下的日子/摒弃诗歌摒弃有关的所有书籍/只是在飞雁鸣叫的早晨/允许我仰头看一眼/高远深邃的天空”。

1994年,陈云其转业回到宁波,主持宁波市艺术研究所工作,并作为城市文化大活动的主要策划人,参与了宁波市第一届至第三届的“国际服装节”和“中国开渔节”中的文化活动。浪子找到停泊的码头,与他昔日友人周时奋一起为建构四明文化版图勤恳耕耘。

年长日久,海洋诗人成了乡土诗人。他歌咏着、怀恋地四明大地的一草一木,深情、隽永。“所有的人最终都得回归故土,乡愁、故土和我们的生命同在”。铅华洗尽,所有的章句以最朴素的面貌显示出来。

陈云其的乡土情结更体现在今年11月出版的诗集《渐离》中,其中

三分之二的篇幅都与故土有关,《读王阳明》《与梁山伯书》《十里蒹草》《风声穿过鄞江》……他写《早春》,写《薄荷》,写《雨茄》,写《麦田》,“我的乡愁基于对生命基本的认知,很美好也很无奈。故土可能给你很多苦难,但你依然感恩,它是你的生命摇篮,你逃离不了”。

三 行走大西南

在陈云其的书桌上,常备两件东西,一副老花镜,一本《中国地图册》。他喜欢读地图,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,去过的、没去过的地方都细细地看,好像要把那些山川河流都看到心里去。他说,车一进城我迷路,可到了山里,我就是GPS。

近几年,陈云其时不时会带着妻子跑一趟大西南,妻子开车,他负责观光揽胜。目的地主要是去贵川,选择出发的时间则是深秋。在路上,两夫妻经历各种历险。去年,差点在怒江边上翻车回不来,仍然乐此不疲。

《渐离》中剩下三分之一都是旅行诗。大西南的风土人情、地理气候给他的写作带来一种新的气象,雪山、草原、青稞、牦牛,在他的诗歌交响中形成和大海不一样的声音。他还写散文,收录游记的散文集子《脚印留在大西南》正在成书。

游记的部分是当天挑灯写成,遇见的人,经过的事,因为“不写就忘了”;写诗则会沉淀一段时间,因为“情感太热时不宜写诗”,等待积累到一定程度,喷薄而出。

天地宽厚,峡谷深长,他喜欢高原的荒凉,喜欢秋天的萧瑟,喜欢蓝天白云,喜欢高山大川的旷远,他觉得那些东西给他旷世的亲切,也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。高山顶上,峡谷深处,四顾无人时,他感受到大寂寞、大孤独、大痛苦,而只有这些,才可能造就一个作家、一个诗人。

“当你独自和一条河流、一座山、一个孩子对话时,就是跟诗在对话了”。大自然是最好的诗,以日月为标点,河流作诗行,群山写篇章,“那是一首大诗,让我感到如此渺小,如此卑微”。

这几年,陈云其以导演为主要工作,表面热闹,骨子里寂寞忧伤。上个月,鼓浪屿国际诗会,陈云其在那见到了北岛、舒婷。北岛说了一句话,让他印象深刻:“真想不到,一眨眼就一辈子。”六十岁的陈云其自认别无所长,也已到了出入自由的境界。只有细数往事时,才会热血沸腾起来,一如过去的岁月近在眼前。